

此乐真无涯

□鲍安顺

意,是何等魂牵梦绕而又亘古如春。

有故事说,一个失意的年轻人来到普济寺,他沮丧地向老方丈絮叨自己的不幸和绝望。老方丈吩咐小和尚端来一壶温水,泡了一杯铁观音茶,年轻人看着冒着微微水汽的茶水——茶叶毫无生气地漂浮在水上,喝起来一点茶香也没有。见年轻人疑惑,老方丈又吩咐小和尚去烧一壶沸水,然后亲手沏了一杯同样的铁观音茶——茶叶在杯子里上下沉浮,丝丝清香不绝如缕。年轻人想要去端杯,老方丈阻止后又提壶连续五次向杯中注入一线沸水,茶叶一次比一次翻腾得更厉害了,缕缕醇香袅袅升腾,在小小的禅房里弥漫开来。见年轻人若有所思,老方丈便告诉年轻人:用一杯温水或者一杯沸水冲沏的茶水显然不同——温水冲茶

无味而沸水冲茶茶香四溢。世间芸芸众生也正如此,那些没经风雨洗礼之人,就像温水沏的茶叶浮在生活的表面,无法浸泡出生命的芳香。而那些栉风沐雨、饱受磨难之人,如被沸水冲沏的酹茶——在沧桑岁月里几度沉浮,才有了那种沁人心脾的清香流年。

人生如茶,在这个故事里得到最佳诠释。很久以前还听一位恩师说:“学生如同香茗,老师仿佛清泉——所谓茶性必发于水:八分之茶,遇水十分,茶亦十分矣。八分之水,试茶十分,茶只八分耳。”讲的或是同样的道理。学生亦好,老师也罢,水对于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没有“十分之水”,那茶就达不到至高境界。

不过诗人流沙河曾经写过一副对联:“时髦你喝易拉罐,守旧我饮盖碗茶。”我觉得讲的已不是时髦与守旧的概念,应是品味与境界的问题了。想起

多年之前我家盖房请人做活,母亲拿出父亲从外地带回的最好的茶叶,泡成香茶给那些汗流浹背的人喝。可是他们都大呼小叫地说茶太淡而无味了,母亲只好在茶水中加入一把粗劣的茶叶——那些人喝了之后反而大叫痛快。他们酣畅淋漓的豪饮之态,想想也并无不妥。

一壶好茶就像是一种生命境界——无论妙玉的梅花雪水,还是乾隆的碧螺春茶,或是贫困人家的粗茶淡饭……细细品读,都能在自己的生存状态中感悟出它的自然之味——茶就像一位纯粹谦和的君子,有着感悟生命的哲学与诗意……北宋大诗人王安石说,他终日以茶为食,因此茶比世俗的米盐更多了一分珍贵——于他而言,茶乃是一种提升,是精神所依的高尚享受,是诗人一日不可以无的生命珍肴。而欧阳修亦爱茶,说:“亲烹屡酌不知厌,自谓此乐真无涯。”更是另有一种境界,令人向往。

蒲公英

□马从春

母亲从乡下来,带给我一个大大的塑料袋。打开一看,里面是一大包干制的野生植物。母亲说,这是蒲公英,它能清热解毒,预防疾病。她特意挖了些许,晒干后上锅炒制,做成了蒲公英茶。母亲嘱咐我:“你可以拿去办公室喝。”

我顿时想起儿时那些熟悉的场景。春天来了,雨水渐渐丰沛起来,小小的青草开始冒尖儿,植物的叶子都变得水灵灵、鲜嫩嫩的,各种知名的、不知名的花朵竞相开放。而乡村,是野生植物的天堂,孩提时代的我最喜欢在乡野里玩耍,时而掐片叶子、拈朵小花,时而追蜂逐蝶。

母亲常常打发我挖蒲公英回来喂鹅。阳春四月,春和景明,我挎着篮子,手拿小铲子,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出发。田间地头,随处可见硕大深绿的蒲公英和它们那特有的黄色小花,不消一会儿工夫,大家便能满载而归。而春天的小鹅仔,刚孵出不久,一身崭新的淡黄色羽毛,仿佛一个个毛茸茸的球。母亲把新鲜的蒲公英切碎,拌上饲料,放在盘子里,兴奋的小鹅仔们便一哄而上,个个都抖动着圆滚滚的身子,大口大口地抢食。许是蒲公英营养丰富,小鹅仔们很快便羽翼丰

满。

我因此尤其喜欢蒲公英。它有比荠菜宽大、波状齿的叶子,长长的茎干上,顶着一朵曼妙的小黄花,像是一把小伞。入秋后,这把小黄金会变成了小白球,柔软轻盈,随手摘了来,放在嘴边轻轻一吹,它就化成一枚枚小伞在空中随风起舞,连同我儿时的青涩梦想,一起流浪天涯去了。

我常常想,做一棵蒲公英该有多好。它从不选择环境而生存,到处可以见到它亮丽的身影;它从不和小草争雨露,不与百花争阳光,只默默地在一片隅生长,静待属于自己的生命绽放。但某一天,成熟的种子会带着它的梦想飞翔,飞去世界的各个角落。我总觉得,蒲公英是一种执着于梦想的灵性植物。

捧着母亲带来的这么一大包蒲公英茶,我可以想象,年老的母亲,挎着篮子,佝偻着身子,在春天的乡野里遍地寻找,只因为她听说这东西可能对她儿子有好处。然后这些茶就穿越田野、沟渠、湖泊以及一百多里的距离,穿越曾经的岁月,来到城里,进入我的杯子里。我蜗居小城后,总想接母亲过来同住,但母亲坚持住在乡下。她说,住不惯城里鸟笼般的高层建筑,还是乡下好,空气新鲜,自由自在。我突然间觉得,我就是一棵流浪的蒲公英。从乡村到城市,从懵懂无知的童年到中年,一直在不停地飞呀飞,却始终飞不出故乡,飞不出母亲的那颗柔软慈爱之心。

父亲的清明粿

□徐招治

那日,父亲明眸含笑,迈着轻盈的步伐走来,贴在我的耳畔说了一句悄悄话,待我转身,他却已消失。我想握他的手,却怎么也找不到他……醒来,发现又是梦一场,泪已湿眼眶。

记得父亲喜欢理一头短寸,红扑扑的脸蛋总洋溢着纯真的笑容,典型的书生模样。小时候,他总夸我聪明伶俐,喜欢看书,个头也长得快。他喜欢带我到书房,随手翻开手边的一本小说,比如《平凡的世界》,然后郑重地说:“这本书值得深度阅读!”我便是在他这样的循循善诱下,慢慢成长的。

父亲还会做一种叫“清明粿”的食物。这是用一种叫鼠曲草的植物做成的,逢清明节前后,父亲便会带我到田间地头采鼠曲草,做成淡绿色宛如碧玉般的清明粿,甜咸兼可,让全家人一饱口福。依稀记得,我十来岁时的一件趣事,便是因为嘴馋这清明粿。那是在距离清明节还有些日子时,我和小伙伴在河边玩耍,看到河边一种植物很像鼠曲草,便迫不

及待地带着大家一起采摘,然后兴冲冲地抱着一大捆“鼠曲草”返家。结果父亲笑弯了腰,说我这个“小馋猫”摘错了,真正的鼠曲草外表应该长着白色绒毛,每株顶上还会开一簇黄色小花。我由此记住了鼠曲草的真面目。

有一年清明节前夕,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晚期,卧病在床的他,无法再做清明粿。我回家探望他时,听他念叨着想吃清明粿,便到亲戚家去讨了些刚做好的,喂给父亲。可他尝了几口便叹气道:“舌头不知怎么了,尝不出味道,连鼠曲草的香味也闻不到了。”我鼻子一酸,抱着父亲痛哭,那是因为癌细胞已侵袭了他的味觉啊。我宽慰他:“病一定会好的,好了就能尝出味道,到时我还要吃你做的清明粿呢。”

但父亲终究没等到恢复味觉的那天。

又到春雨绵绵的清明,故乡的田间上,想必鼠曲草已整齐地冒出来。爸爸,您又入梦,是知道我想您了吧?

大美中国

□文/图 柯子

客鸟尾石笋的千年诗意



与客鸟尾的石头初见之时,领略其魅力的人还不多。这片位于惠来县靖海镇客鸟尾石笋奇观旅游区的神奇石林,最初几乎是无路可寻的。记得当时给我们带路的,应该是靖海当地的团委书记。我们把车远远地停放在某处,然后徒步穿过一条蜿蜒曲折、遍布芒草的小路,不时需要将疯长到一人高的过分热情的野草往左右两边分拨,才能看清这条“小路”姹紫嫣红的窈窕腰身。然而一钻出这片杂草地,便是一幅海与石的巨大画卷毫无修饰地从天而降,竟把人吓了一跳。

大家雀跃着跳上附近的黑色大石头,海浪迫不及待地扑过来,长啸复短吟地倾诉着,眼前一片闪着银光的石头群立刻震慑住了我们。这是石头吗?那些圆头滑脑的家伙,分明就像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小企鹅,又像一排排破土而出的鲜嫩竹笋,它们挤眉弄眼地眨着狡黠的眼睛,阳光在它们光洁圆润的脑袋上打了个趔趄,它们便恶作剧得逞般欢笑着、打闹着。与多数海边礁石不同,这里的石头整齐划一,通体泛白,犹如身穿典雅高贵的演出服装。

20年后,我再次来到客鸟尾时,那条窈窕小路已经荡然无存。开着车,导航会很轻松地带我到达目的地,一块朴素的石碑就立在眼前,上面的文字静静地提醒大家:“客鸟尾石笋保护区保护措施:保护区内的石头不准推、不准搬动或破坏,不准在沿岸取石取沙……惠来县人民政府。2005年3月。”停车即可快捷登上巨石,只见万顷碧涛之畔,错落有序的石笋景观一一重现。它们太包容了,对我多年的疏

离视而不见,仿佛昨天刚欢聚一般,在阳光下争先恐后地向我眨着狡黠的眼睛。20年的光阴,在它们眼里不过一滴小浪花,与昨天何异?

石笋区裸露的断截面依稀透露出石头的肌理和纹路。据说这些岩石是“海蚀岩”,万千年前,地壳运动将它们逼出深水区,海潮又挟带碎屑物质对它们夜以继日地撞击、研磨和溶蚀,岩石群便造出如今这惊心动魄的独特景观。

这是大海与石头绵绵无绝期的磨合与亲吻,如同史诗式的长篇对话。石在海心里,海对石有巨大的包容心,它那卷起千堆雪般的强悍之爱、晓风残月般的呢喃温情,是疯狂的倾诉,又是沉醉的爱抚,成全了岩石的脱胎换骨、风情万种。石头一定晓得海的心意,它们肆意变幻成气象万千的形态,却又在流转光阴中,不离不弃。

那天我还赶上了日落的最佳时间点。落日先是挂在远处风力发电机上,然后缓缓下沉,天际一片绯红,海面波光粼粼。细细的金色波纹与乳白色石笋群在这霞光中脉脉相望,似有许多情话要说,但许多话又不必再说。最后,那抹亮色神奇般聚拢至海天相接处,瞬间沉入海面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:原本以为应该完全暗下来的天空,忽然出现大幅高饱和度的红中透黄的亮光,自海天相接的远方向高空大幅度地倾情射出。但须臾间,天便黑了下来。落日终于完成了它隆重的演出。此时,海潮依旧不为所动地一开一合,石头们也有别于白昼的闹腾,静静地领会着海潮的高歌低吟,开始在星空下闪闪发亮。



“乡音”征文 作品选登

老家菜脯香

□梁敏

正月里,正是老家菜脯飘香时。

老家的菜脯纯手工制作,是纯天然无污染食品,采用的原材料是自家种植的白萝卜。记得小时候大年初六,吃过早饭,一家人便坐着牛车拔萝卜去了。拔萝卜这活儿轻松,两手握住萝卜叶,稍一用力,萝卜就拔出来了。一大上午的工夫,一大片萝卜地就能拔完。

白萝卜用牛车拉回去,似小山一般堆在村头的晒谷场。腌制菜脯的第二道工序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分工合作,小孩把白萝卜的绿叶摘掉,大人来“破”萝卜。“破”萝卜是用利器将身段白皙丰腴的白萝卜,破成条状的若干瓣,这是为了好入盐味。然后将整筐的萝卜,倒进早已挖好的铺着稻草的土坑,在上面撒一层白花花粗盐,人再跳进去,赤脚来回地踩踏。踩得越紧实越好,萝卜才能更充分地吸收盐分,更充分地发酵。土坑填满后,最后还要在上面覆盖上萝卜叶、稻草等。这种活往往要干到夜幕四合时才能收工,此时每个人都浑身疲乏,手脚酸麻。

之后就是晾晒,第二天便开始了。掀开土坑上的覆盖物,一股辛辣味扑鼻而来,这是经过一夜粗盐的腌制,白萝卜自身散发出来的。我们把白萝卜晾晒在晒谷场上,给它们翻身,让它们的“肚肉”裸露在太阳底下。一条条白萝卜像士兵一样在晒场上列队整齐,母亲望着它们,目光里能生出心疼孩子般的慈爱,以及收获般的喜悦和满足。

傍晚时分要将它们收回土坑,照样要撒一层盐,再赤脚踩踏。如此进进出出几天后,才会让它们

在土坑里好好待上几天,直到天气晴好,再翻出来晒。此时的白萝卜,身子酥软,已散发出香甜的气息、诱人的芬芳。这就是菜脯了。我常常敌不过这四溢的清香,当即便选上一条,轻咬一口,脆脆晒晒、甘甜。

母亲会将晒制好的菜脯装入两层袋子里,防潮,也不至于发霉。等到夏日天气炎热时,她会将大部分菜脯拿出来卖掉,只留一小部分家用。

菜脯可生吃也可熟食,是最好下饭的小菜。记得读初中时,我沉迷武侠小说,在长长的夏日午后,看着书,便忘记了吃饭。等到饥肠辘辘时,才跑到厨房,见到有白米稀饭或是番薯饭,配一条菜脯,几碗稀饭便下肚了——心里还牵挂着书里主人公的命运,我又跑回屋,继续在大侠们的快意恩怨里沉浮。

熟吃菜脯,有一道美味就是用五花肉煎炒,还有一道是用菜脯做配角,切成肉丁状,和藕粉一起,煎螺、煎蚝。那些年我在外读书,单是将菜脯切成小块小块,煎炒一下,带去学校配稀粥,也很好吃。当地有一些卖腌粉的客商,为吸引顾客,也会在餐桌上添一小碟菜脯。

外出工作后,我年年都回家过年,却再不见到腌制菜脯的场景,母亲已极少亲手腌制菜脯了。因为菜脯在菜市场就有得卖,只是外地来的众多,本地的已是少见。

有些味道是一生都难忘的,比如我对老家菜脯的味道就念念不忘。这或许是母亲长年累月的熏染,或许是从小到大味蕾上的积淀。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,以散文随笔为主,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邮箱:hdjs@ycwb.com,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,个人信息须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统筹/易芝娜

试卷

□周脉明

一天上午,邮局快递员敲门送来一个包裹。我打开一看,是一套五本系列丛书《北方的北方是北大仓》,作者刘怀志。一看这个名字,我的眼前立刻蹦出一位“个性顽劣、成绩差”的学生形象。

多年前,我从香港硕士毕业归来,还没有找到正式的学校教课,便暂时在朋友创办的一家私立学校代课。我刚刚任课两个月,就到了期中考试,上午语文考试一结束,老师们都开始忙着改试卷。我一边认真地改试卷,一边在“阅卷笔记”上记着同学们试卷中突出的错误。当我批改到刘怀志同学的试卷时,手中的笔不停地打着“×”,心中也不停地埋怨:这个不争气的刘怀志——胸怀大志,白瞎了这个名字了——前六道大题竟然没有一个答对的。

正因如此,我对刘怀志的印象很深。而他和他的双胞胎姐姐刘怀琼同桌更让人记忆深刻。说来也怪,刘怀琼各门功课都是“优”,连年得“三好学生”,还担任班长。可刘怀志各门功课基本上都是“差”,上课爱说话,还爱搞恶作剧。我特意安排他们姐弟俩一桌,可是刘怀志的成绩仍然没有提高,小毛病也没有改掉。

我批改到第七题时,是作文,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,满分40分。我粗略一看,刘怀志写的內容依旧是驴唇不对马嘴,可是他竟然还划拉了半页试卷的文字,书写也还算工整。若论“跑题”,我还是不能给分,看来全班语文成绩中要出现个“大零蛋”了。可我思忖再三,最后还是

在试卷右上方写了一个数字“35”。我决定把这当做他书写工整的鼓励,又心想,就当是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吧。

第二天,第一堂课就是语文课。课代表早就把试卷发下去了。读到刘怀志的成绩时,尽管他得了35分,依然在全班倒数第一。这时,只见刘怀琼白了一眼刘怀志:“瞅你那个样儿,得了35分还眉飞色舞,回家看不告诉咱爸咱妈吗!”

“你懂啥?你的作文才得了30分,我这35分全是作文得的分,说明我作文好。”刘怀志白了一眼刘怀琼,很不服气。

“有能耐你每次作文都得35分以上。”刘怀琼转过身不理他了。

同学们也都向他们姐弟俩投去异样的目光。教室内气氛有些压抑。为了缓解尴尬,我对大家笑了,说道:“刘怀志同学的作文的确有不错的地方,以后如果多读书、勤练习写作,说不定会成为一位作家。”

“谢谢老师。”刘怀志竟然站起来冲我敬了一个队礼。全班同学都笑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发现刘怀志还真的认真看起书来。有时候他还写文章,然后特意拿来给我看。我为了不伤他的自尊,就经常夸他:“有进步,比上一篇好。”

两个月后,我接到省城一高校的正式上班通知,因为时间紧急,我没有和同学们告别,就离开了那所私立学校,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我没想到如今会收到这样的“礼物”。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书翻看,忽然从书里掉出一封信,我捡起来读:

周老师:您好!我是您的学生刘怀志。奉上我的系列丛书,请多多指正。我知道,正是由于当初您的一个“善意的谎言”,成全了今天的我,我有今天的文学成绩,一定得谢谢您……